

Ni山旭日(国画) 刘宝宪

商都钟鼓

清代的不少高官和著名文人均出自翰林。中州地区文化底蕴深厚,出了不少翰林。

裴维俊(1856~1925年),开封人。善诗词,能绘画。国家图书馆收藏了他的著作,有《香草亭诗词》《香草亭词草》《香草亭集》等数种。裴维俊的诗词由其胞侄裴南侯整理,并抄录两份。国家图书馆于1961年收购一份;另一份原存汴中旧宅,现由其后人保存在郑州。

裴维俊同治十二年河南拔贡,次年,赴京参加选拔贡的朝考,得一等第二名,成七品京官。他做京官时,依然不忘攻读,在光绪元年中举,光绪六年中进士,又成庶吉士,进入翰林院学习,光绪九年留馆,任翰林院编修。他能留馆,得益于翁同龢的大力推荐。裴维俊在翰林院学习时,得到皇帝赏加的五品衔,因他在赈灾中出力,河南巡抚涂宗瀛等纷纷保举。而其他庶吉士,则是按七品衔领俸禄。在裴维俊任翰林院编修时,另一位河南巡抚鹿传霖奏请裴维俊承袭云骑尉世职。这是因为裴维俊的父亲裴季勋(1824~1861年)是位进士,因做税官时殉职,得优恤。开封建裴氏乃唐代名相裴度之后,“代有闻人”。裴季勋在“黔中多事”之际,不顾辛劳,“闯关八千里”,由河南奔赴贵州,“大吏一见奇之”,十分倚重,让他做遵义府桐梓县松坎厘金局的首任委员。咸丰十一年春,桐梓县的军、政双方武力争夺税权,作为税官的裴季勋“无守土责也,亦不屈投水死”,“帝闻其忠,赠太仆寺卿,给予云骑尉世职,恩骑尉世袭罔替”。按规定,裴季勋的长子裴维俊理当承袭云骑尉世职。两位河南巡抚的保举表明,裴维俊在翰林院学习时,其级别已经高于一般;他任翰林院编修时,又承袭了云骑尉世职,更使他人无法相比。光绪十

中州翰林裴维俊

裴元秀

二年,裴维俊任国史馆协修官。光绪十三年,裴维俊之母罗氏病故,他回籍守孝,服满之后,回京任原职。

光绪十五年,裴维俊参加御史考试,在63名参考人中,名列第11名,经批准,成为都察院的福建道监察御史。御史必须忠于朝廷又清廉正直,还应具有较高文化水平和一定从政经验,才有能力监督社会各个方面的官员。裴维俊任御史不久,爆发甲午战争,李鸿章与日方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此条约要经过双方政府批准才能生效。在条约已经签订,而清朝政府尚未批准的关键时刻,尚有一丝可能保住台湾。在此时,有一批官员和众多举子(如康有为等)纷纷上折或发电,坚决反对割地求和。其中,就有裴维俊于当年三月二十九日所写《轻议割地恐启各国贪利之端》折。此折不仅强调台湾是祖国宝岛、大陆屏障,绝不可拱手让人,更以敏锐的政治眼光和洞察力,深刻地指出,割让台湾是关乎国家领土完整的大事,将促使列强进一步瓜分中国。他对日本侵略中国的野心洞若观火:“倭人无信,反复变诈,自昔已然。若求辄与之,虽属暂顾目前,将何以遂其无厌之请?”并强调:“外夷各国率皆贪利,难保不相率效尤。”但是,腐败无能的清朝政府,没有采纳裴维俊等的正确意见。结果,日本占领台湾50年之久,列强则更加疯狂地瓜分中国。

裴维俊恪守御史职责,哪怕是皇帝新提拔的大官,他也敢弹劾。同年底,朝廷任命万国本为南澳镇总兵。数日之后,裴维俊从邸报上得知消息。他认为自己“职司纠弹”,不能缄默自便,便依据社会的强烈反响,立即上奏朝廷说,原台湾镇总兵万国本,在甲午战败之后,乘台湾混乱之机,焚毁了财政机关,“将库藏盗运一空”,又纵容兵丁劫掠富有之户,以致

发生“惨杀百姓之事”。万国本不择手段敛财,他内渡上海之后,所住的客栈内,满屋子银子,每次去兑换洋银,“辄以五万计”。裴维俊认为万国本是一个“胆大妄为”的巨贪,不可重掌兵权。此折引起了光绪重视,命闽浙总督严密查访。不久,撤了万国本。

光绪二十五年,裴维俊升为鸿胪寺少卿。次年,发生庚子事变。在庚子事变中,慈禧携光绪西逃之前,匆忙地安排了一个以荣禄为首的留京办事机构,共47人。其中,除大学士荣禄等,还包括数名尚书、侍郎、正卿以及五品少卿,裴维俊是5名少卿之一。不久,清廷又调他到西安。受到重用的裴维俊,力求挽救内外交困的清廷,他于光绪二十六年连上两份奏折,对和议即开后的通商、传教、赔偿费等各条提出了中肯的建议,对官军任意抢掠现象,提出应该对违法军官“从严参办”,对滋事兵勇“即行正法”。皇帝非常重视,当即批转给负责官员。裴维俊虽接连升官,却因近距离观察到上层活动,知清朝政权摇摇欲坠,他虑忧焦愁,无可奈何。他在西安曾填词说:“灞陵桥上丝丝柳,长系心头,无尽无休。一段清溪一段愁。”到了光绪二十九年,他升为奉天府府丞兼学政,又得赏加二品衔。光绪三十一年调任湖北提督学政,当他由奉天入京觐见时,在火车上填《浣溪沙》,有“京国片云催倦鸟,楚天微雨送征鸿”之句,自比“倦鸟”。他厌倦官场生活,溢于言表。光绪三十三年,裴维俊代理顺天府尹;宣统三年任顺天府府丞。顺天府是清代的京师府,相当于现在的北京市。

清亡之后,一生稳步升迁的裴维俊,因做官时清廉,在汴无房无地,虽思乡,而不能归。1925年病逝,葬北京西直门外义地。

去吃一碗面 车前子

常常见到书画家的闲章或者作品,有“且饮一杯茶”或者“喝酒去”,就见到有“吃饭去”或者“去吃一碗面”的,心里就替饭与面打抱不平,难道就茶和酒雅,饭与面是俗的末事?茶和酒可以不饮不喝,饭与面可少一日乎?饭与面真是俗事,倒也能见俗事的必不能少以至于可敬可爱了。

我在北京住了多年,觉得大名鼎鼎的“炸酱面”还是太粗,像是草台班子。于是我就对人说,苏州的面有100多种,如果你初来乍到,走进面店里,眼都会花了。他们不信,不信苏州的面有100多种。他们是对的。苏州的面确实没有100多种,扬州的点心也没有3000多种,袁枚说他让佣人过江去扬州买点心,一买就是3000多种。袁枚能这么说,我为什么就不能?总不能让大话大话全给古人说了。

苏州的面没有100多种,几十种总归有的。这几十种面,是指面的浇头不同。浇头有荤素之分,荤的有爆鱼、焖肉、虾仁、爆鳝、鳝糊等,素的有面筋、香菇、扁尖等,也有半荤半素的,用酱炒了肉丁、豆腐干块来做浇头,还有咸菜肉丝面。老饕们觉得一种浇头不过瘾,就要个双浇头,说话里叫“双浇”,比如“鱼肉双浇”,就是在爆鱼之外,再加上块焖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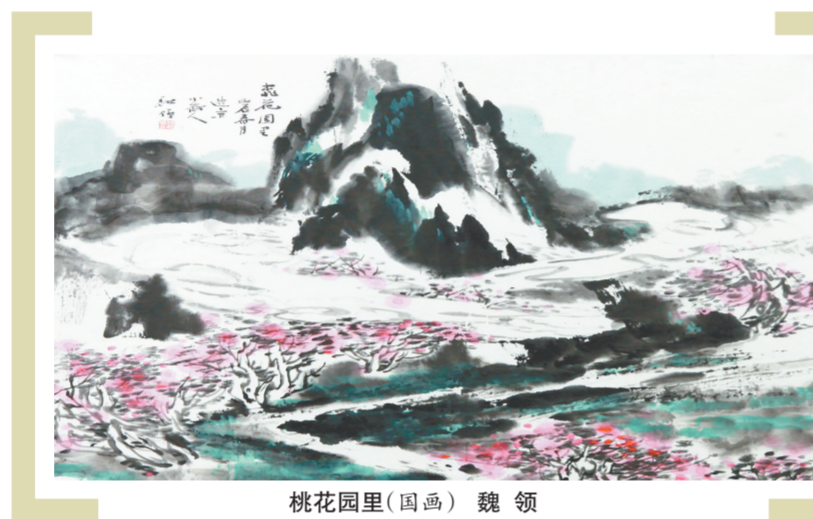
什么浇头也没有,就是光面,但有个极高雅的名字叫“阳春面”。外地人到苏州来吃面,一听“阳春面”,这名字好啊,就吃“阳春面”,等端上桌一看,光光的什么也没有,大呼上当。阳春吗,一片大好春光,当然是光光的什么也没有。这是苏州人的幽默。可惜现在的苏州人连这一点幽默也没有了,因为“阳春面”的利润太薄。幽默和钱挂上钩,就是钱幽默,就是“钱有吗?”没钱一边去,不幽你的默。

我所知道的苏州传统面店里的面,实在说,只有三种:汤面、炒面和冷拌面。冷拌面只在夏天供应,叫“风扇冷面”。先把面煮熟了,过好冷水,然后晾在竹匾里,一只扁扇漆成天蓝色的风扇对着它呼呼大吹,熟面在竹匾里如果是满满的一堆,就让风扇摇头,面面俱到,发出刺耳的声响。

热拌面比如湖北的“热干面”,在苏州传统面店里是吃不到的,有些家庭会偶尔一做,比如葱油热拌面。

还有一种面在苏州传统面店里也吃不到,是家常面,叫“菜下面”,因为不换下面的汤,面条与菜都有些烂糊,又叫“烂糊面”。“烂糊面”常常是在冬天吃的。

很少有人在夏天吃炒面,所以一年四季都供应的只有汤面。长江以北的地方,会把面条与馄饨同下,叫“馄饨面”,苏州就没有这种吃法。把馄饨与下面在一起,对苏州人来说,就像把西装和草鞋穿在一起那么不可思议。



桃花园里(国画) 魏翎

一立秋,原野上的草木,就都知道了。一种紧迫感,开始弥漫。风的掌心里有了凉意,南山上的林木浮动着秋色,天空在湛蓝色里洗了又洗,秋虫的音乐会正在日夜排练。

万物繁茂。大地把所有的力量,都压在了不可阻挡的生长里。庄稼干净而沉重的身躯,沐浴着阳光。玉米荷枪实弹,警惕地甩动长长的叶子。这个生长期只有100天的生物,书写了一个又一个丰收的神话。谷子低下头颅,思想的谷粒正在沉入它的内心。

苹果一天天甜脆。大豆摇动金黄的经筒,占卜多舛的命运。高粱红红的脸膛,在风中晃动。与洁白的棉朵,擦出爱情的火花。

土层底下,根茎收拢着最后的养分。憨厚的红苕日益丰硕,它丰满的汁液,从此将进入另一条神秘的河道。搀扶着人类,度过冬日的饥饿和寒冷。花生蓬松的根系,如同一簇温暖的火焰。它沉睡的籽粒,将是我们寡淡岁月的给养。

颗粒归仓。秋日收获的过程,很美。农家的土壤上,挂起了一串串鲜红的辣椒。灶房里,飘荡着谷物新熟的清香。

走在炊烟袅袅的村子里,你会感觉,生活多么真实。真实得就像那一树红红的枣子,轻轻一咬,就溅出了幸福的乳汁。

田野寂静

喧闹的秋收之后,田野走向了寂静。大地收起全部的锋芒,开始远离所有的赞美。

大雁结队南下,发出一两声依恋的鸣叫。秋草快乐地枯黄,打量着田埂上散步的恋人。蚂蚁行色匆匆,拖着田野里遗失的粮粒。金黄的树叶,随风飘

秋日村庄(外三章)

王剑

落。这是生命的回归。泥土深处,将是它温暖的巢。秋天是一次伟大的分娩,产下堆积如山的庄稼、果蔬、牛羊和快乐。然后,安静下来,重新集聚精血和元气。阳光透射土壤,为大地母亲静静地疗伤。灶膛里,秸秆燃烧的哔哔剥剥声,很美。母亲朴实而沧桑的面庞,被火光照亮了,也很美。霜凝大地。黑土中的小麦,酣然入梦。新的生长,还需要等待。而这样的等待,需要整整一个冬天。

泥土

泥土,大自然的作坊。一粒种子,从泥土中醒来。它伸伸懒腰,霎时长成一片绿油油的麦子。一条蚯蚓,在泥土里穿行。它的身后,是层层翻腾的泥浪。一群蚂蚁,把温暖的巢穴安在泥土深处。泥土分享着蚂蚁家族庸常的幸福。一棵果树,用粗壮的根须,经过泥土的馈赠。秋天,它用满树的灯光,为泥土照亮回家的路。泥土是无中生有的奇迹。它用万物生长的浩瀚史册,托举世界,稳住人类前行的脚步。

泥土,朴实而谦卑的泥土。藏在庄稼的根脉里呼吸,借助青草的手语表达,吮着露水的眼泪沉思。它们温顺地在农民的指缝里滑动,成为他们对

《霍夫曼的辩护》

顾樱

霍夫曼是德国剧作家、作曲家、法官,也是德国后期浪漫派的重要作家,其作品多神秘怪诞,以夸张的手法对现实进行讽刺和揭露,所描写的人际关系异化以及采用的自由联想、内心独白、夸张荒诞、多层次结构等手法和后来的现代主义文学有着很深的渊源关系。

而前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主席埃斯普马克的这部“意识流小说”《霍夫曼的辩护》,则是对这位德国文学史上的传奇作家的致敬。《霍夫曼的辩护》的叙述风格承接了作者代表作《失忆的年代》中的风格,即自始至终由一个人物絮絮叨叨连续不停对另一个始终沉默的在场人物说话,全篇都是一种语言的流动。埃斯普马克用这种“语言流”的创作手法,记录了霍夫曼1822年6月在其生命的最后几个小时,面对当局精神和肉体上的粉碎,在全身瘫痪的情况下口授的辩护词,可以说是一份“文学化”的遗嘱。

大地丰收想象的重要部分。泥土,诗意而浪漫的泥土。在深夜或者黎明,它们打开心灵的宝匣,听燕子的呢喃,听苔藓的耳语,听蟋蟀的鸣叫,听泉水的叮咚。松软的土壤里,盛着它们殷殷的心意,盛着它们无限的生机。没有了泥土,这个世界将失去母性,变得嶙峋而狰狞。

泥土一旦远走他乡,就会变成尘土,成为城市的奴。要做就做泥巴吧,站在城市的高墙上,或许还能看见自己的未来。假若成了泥潭,那就是误入歧途,成为暗礁的泥潭和陷阱。

泥土是爱的堆积,是时光的归宿。百年之后,我们都将归于泥土,变成泥土的一部分。我们一世的功名,就是一棵草,在四季的风里,起伏摇曳,发出沙沙的声响。

思念,与秋天无关

母亲是被山雀叫醒的。走在阡陌上的母亲,瘦如一枝枯树。满野的收成,被节气收割。绿色开始退去,孤单乘机逼近母亲的晚年。

山路在母亲的脚下蜿蜒。弯腰拾柴的母亲,满头霜花。母亲抬头望天,南去的秋雁,是刺痛母亲的牵挂。

夕阳半落。归家的母亲,燃起思儿的炊烟。芦花鸡在院子里踱步。小黄狗摇着尾巴,东张西望。呛锅辣椒的味道,冲出了篱笆。小米的清香,缭绕着故乡隔不断的呼唤。

母亲拥着家书,入眠。笑意溢出她带皱的嘴角。此时,我疼痛的诗歌,便化作厚实的棉被,轻轻笼上母亲梦中的圆月。

连载



世界极客

几分钟后,孙正义接到了宣传部长的回电,对方声音里带着明显的惊讶:“上面同意你的提案了!”终于,孙正义得到了NEC公司3000万日元的广告费用。软银热火朝天地开始了行动,一方面,以桥本五郎为代表的一群工作人员在精心编排和设计杂志内容;另一方面,巨大的《Oh! PC》广告牌已经竖立在东京涉谷区的一个十字路口,而各电视频道也在轮番播出《Oh! PC》即将面世的广告。这似乎是人们第一次在电视上看到杂志广告,于是纷纷猜测:这是谁办的杂志?它实力究竟有多强呢?

1982年10月15日,《Oh! PC》季刊终于正式推出。得益于势不可挡的广告轰炸,首印10万册的杂志仅在3天之内就被抢购一空,孙正义不得不一再安排印刷厂赶工加印。据统计,《Oh! PC》曾创造了当时电脑类杂志的最快销售纪录,连三大电脑杂志也望尘莫及。

凭《Oh! PC》打响名头之后,孙正义一鼓作气推出了一系列电脑杂志,如《Oh! MZ》

《Oh! HC》《Oh! FM》《Oh! 55》以及《Oh! 16》等,总共8种,包括4种月刊和4种季刊。一时间,软银编辑部里喜气洋洋,大家都体会到了从未有过的激情。

桥本的努力也得到了回报。因为在参与改进《Oh! PC》杂志的工作中表现出色,孙正义直接任命他为《Oh! PC》的新总编。后来,他一路升至软银出版事业部经理。

从开始出版杂志到在杂志业站稳脚跟,软银用了一年时间。得益于出版业务的成功,软银的软件业务也得以迅速扩张,员工队伍也随之壮大。到了1983年年初,员工总数已经达到了125人,当年的总销售额则达到了45亿日元。

孙正义每天忙得顾不上休息,连双休日也不会停歇,有时甚至一天不眠不休,也不吃饭。从1983年春天开始,他常常感到精神疲惫,四肢无力。起初他以为,以为自己只是累了,时间一长便感觉到了不对劲。果然,在一次由公司组织的例行体

检中,他的身体查出了问题。与病魔抗争

体检结果出来之后,孙正义看到体检书上写着“肝脏功能减弱导致疲劳”这样一行字。肝脏功能问题?他马上询问了医护人员。对方解释道:“肝酶e抗原的数值异常,呈阳性,说明大量的病毒正在血液中繁殖。您还是快点去大医院复查一下吧。”

孙正义听得脸色发白,随即在心腹立石胜义的陪同下赶到了赫赫有名的大学医院。

大学医院的一位医生看着体检书告诉孙正义:“是慢性肝炎,你必须放下工作住院治疗,晚了恐怕会有生命危险!”

孙正义又听得大惊失色:“能……能治好吗?”

医生脸色凝重地叹了口气。事实上,当时人们还没有找到彻底治愈慢性肝炎的方法。慢性肝炎会逐渐转化为肝硬化,然后恶化为肝癌……可以说,患了慢性肝炎,就相当于被病魔判了死刑。

这突如其来变故使得孙正义感到前所未有的绝望。从1981

年,但他也是一个普通的凡人,也要经历生老病死!他深吸了口气:“医生,我还能活多久?”

“不清楚,但很有可能会在5年内转成肝硬化。”

“只有5年而已吗?”想到妻子优美仅有仅仅两岁的小女儿,孙正义不禁黯然泪下。

孙正义住进了大学医院。远在福冈的亲友一听说孙正义住院的消息,都第一时间赶来探望,人人当场落泪,尤其父亲三宪和母亲玉子更是伤心欲绝。

就连远在美国的陆弘亮也在收到消息后,立即放下工作飞到了东京。优美一见陆弘亮便流下眼泪,陆弘亮轻拍着优美的肩膀以示安慰。和陆弘亮闲谈了几句,孙正义忽然说起了正事:“有件事我考虑了很久,我想把环球世界卖给你,2亿日元你看怎么样?”

陆弘亮吃了一惊。当时环球世界年营业额就能达到1亿日元,能够用2亿日元买下它实在是太划算了。但问题是,陆弘亮这时根本没有这么多钱。

微型小说

下跪的乞丐

刘东伟

十几年前的一天,我在车站的候车室,看到一个乞丐。

当时,我正翻动着一本杂志,一只乌黑的手伸在我的面前。顺着那只手,我看到了他,脸上满是泥土,头发乱糟糟的,夹杂着草叶、土粒,甚至纸屑。节气已到了冬至,而他只穿着一件破了几个洞的毛衣。

你要干什么?我问。其实,我当然知道他干什么,但我还是脱口说了出来。他的手又往前伸了伸,一股汗酸味从油黑的袖口里飘了出来,钻进我的鼻孔。我往后靠了靠,赶紧掏出一块钱扔在他手上,他这才向旁边一个胖子走去,胖子正裹在军用大衣里打着哈欠。乞丐站在他面前,足足等了三分钟,见胖子还不醒来,就抬了抬右脚,碰了几下胖子。我这才发觉,乞丐的两只鞋子竟不是一双,右脚上只是只布鞋,左脚上只是球鞋,球鞋的底已经裂了几道口子。

胖子睁开眼,弹了弹裤腿上的土,从兜里掏出一枚硬币,在手里掂着。乞丐把手往前伸了伸。胖子突然将硬币扔到自己脚下,调笑着说,捡吧,捡了就是你的。乞丐脸上的肌肉抖动了几下,转身走开了。他并没有弯腰去捡那枚硬币。

我心中暗暗赞叹,乞丐也有骨气。但是,两周后的一幕,却让我触目惊心。那天,北风呼啸,天气骤然冷了下来。我在家里闷了一上午,决定下楼买几个包子。我裹着大衣,来到附近一家新开的饭馆前,听到有人醉醺醺地吆喝着。我抬头看去,只见一个胖子在训斥卖包子的服务员,听口气,似乎他是老板。等他转过脸来,我认出来了,原来他就是那个在车站调笑乞丐的胖子。

我买了包子,正要离开,看到乞丐竟然走了进来,他仍然穿着那件破了几个洞的毛衣,只是外面还披了一件破大衣。乞丐抬头看到胖子时,迟疑了一下,将手伸了过去。胖子嘴里喷着酒气,打量着胖子,说,要包子是吧,行,老板给你。说着,胖子对服务员说,拿几个包子,放在地上,看他捡不捡。服务员刚挨了几句训,不敢违背,但是,她装好包子,提在手上,似乎在犹豫该不该听老板的话。老板突然怪笑起来,对乞丐说,只要你给我磕个响头,包子就白送了。

我看不下去了,正要掏钱给乞丐买俩包子,乞丐突然“扑通”一下跪在胖子面前。我愣了,胖子的酒劲也没了,他没想到乞丐真的跪下了。服务员赶紧把包子递给乞丐,说,走吧,快走吧。

乞丐这才站了起来,向外走去。他站起来的时候,身子不住地摇晃,显然,他已经饿坏了。我望着他的背影,忍不住啜泣,心说,一个倔强的汉子,也难免屈服于饥饿。

我摇摇头,走出包子铺,抬头时,却突然呆了,原来,乞丐已经站在了街对面的屋檐下,屋檐下还有一个小乞丐。那是个小男孩,七八岁的样子,正蜷缩在墙角,乞丐抖索着,将手中的包子全放在小乞丐的手上。小乞丐抬起头,叔叔,你不饿吗?乞丐摇了摇头。小乞丐再问,叔叔,你已经吃过了吗?乞丐点了点头。小乞丐这才大口大口地吃起米来。

乞丐用手摸了摸小乞丐的头顶,脱下自己的破大衣,裹在小乞丐身上。

望着他们,我的眼里突然一片潮湿。不知什么时候,胖子已经站在我身边,他望着对面,一脸的愧疚。

这时,一个买包子的顾客走了过来,看看我们,又看看对面,叹声说,那个小乞丐真可怜,前几天看到他时,几乎快饿死了,幸亏遇到了这个大乞丐。

胖子走进铺子里,给顾客给了包子,然后又拾了满满一袋子包子,走到对面的屋檐下,对乞丐说,兄弟,拿着吧。

乞丐低头就要给胖子下跪,被胖子托住了胳膊。接着,胖子脱下自己的军用大衣,裹在乞丐的身上。

的e抗原减少了一点。有一天,医生告诉他:“你可以回家休养了。”

然而,一回到家中,孙正义就忘了自己患病的事,仍仍一天工作七八个小时。几天下来,他又感觉到了疲惫,医生只得建议他再次入院治疗。

孙正义再次感到黯然神伤,或许,这次的感受更加糟糕。“难道真的只能躺在医院了吗?公司才刚刚起步,我为什么非要在这个时候死掉呢?”即使躺在医院的病床上,他还是放心不下自己的事业。当他意识到公司任何时刻都不能失去一位主心骨的时候,便决定找个熟悉金融和市场的人替他打理公司的事务。

孙正义把找人的事委托给夏善的佐佐木正,佐佐木见多识广,孙正义请求他无论何时帮忙找个代理人代理一下软银的事务。佐佐木当时正好邀约了日本警备保障公司的副总经理大森康彦一起吃饭,他突然发现大森康彦不正是孙正义要找的人选吗?便连忙高兴地提议让孙正义一起过来见面。